

毘陵集

附拾遺

三





集 陵 毘

遺拾附

(三)

撰 守 張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毘陵集
附拾遺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張 守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嚴

毘陵集卷十一

記

福州州學釋奠記

郡縣之祀。惟孔子社稷爲最重。長吏親有事焉。禮也。福州自唐常公袞一變儒風。多士甲于諸郡。而鄉校特盛。太守以二丁釋尊于先聖。莫敢廢也。自三舍行。一切以法從事。而禮固已輕。舍法一罷。學校僅存。而禮幾廢矣。繼以郊壘軍書。略無寧歲。春秋雖舉舊章。取具臨時。太守率委事于其次。有年于茲。某以紹興壬子秋九月。叨領帥事。竊歎儒冠之盛。厥有來哉。明年春。猶有軍事。有司遵故例而行。實自媿焉。旣而盜賊屏息。閭里少安。秋八月丁亥。于是躬帥僚佐暨諸生。執爵奉幣。祇見祠下。庶後之君子。念風化之本原。毋曰可緩。毋憚小勞。歲舉茲禮。自今以始云。晉陵張某記。

植桂堂記

紹興十年秋。毘陵蔡子戰藝于國子學。捷居上游。旣而試禮部不合。略不形意色。益刻厲學問。咨下師友。以策其所未至。卽居之南圃。築爲游息之地。士大夫過之。則授館置醴。將攷德問業。以卒其志焉。屬余名之余。名以植桂。圃廣數畝。脩竹嘉木。奇花名果。分畦行列。所植不可勝計。而余獨以桂命堂。何哉。蓋士患

無志。志苟不奪。何求而不獲。蔡子朝夕堂上。豈獨資燕居耳目之娛。固將徜徉乎書林。馳騁乎義路。登高而放目。漱流而洗心。自是射策決科。與鐻髭拾芥等耳。邇生一枝。可指日俟云。紹興壬戌中秋日記。

四老堂記

紹興十年。余再承乏會稽。明年春。病甚。求解郡章。上恩賜可。復領洞霄。歸毘陵私第。又明年。金人尋盟。歸我太母。泊三梓宮。于是疆場牧寧。淮浙奠枕。而余以病瘁里居。無復異時驚憂轉徙之患。乃于舍西得荒瘠之地。誅茅築垣。結廬其中。以養吾疾。寄吾懷。而娛吾老也。屋纔五楹。軒牖四闢。飾以青黝。不侈不陋。隨我力之所及也。中敞三楹。以度暑。東西北各爲室。以御冬。南有故池。增植蓮芡。魚游而龜曳。堂之前後。雜蒔花竹。鶴唳而鹿呦。余旣以病謝客。時曳杖步屨。徜徉其間。老兄弟間來問疾。則相與講衛生之經。談出世之法。醉賢人之酒。而飽腐儒之餐。有足樂者。然地纔數畝。東西褊迫。無高山流水之勝。無奇花怪石之玩。無洞戶曲室。絲竹歌舞之麗。賓客寥落。門庭寂然。豪士貴公子。往往過之而竊笑也。然韓退之嘗云。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爲華于我。自有餘。顧余寒士。丁時多艱。辛勤殆有甚焉。天假之年。及見中興。使吾疾未及于沈篤。俯仰笑詠于一堂之上。固有餘于昌黎公矣。且余四兄弟。蒼顏華髮。頽然四翁。幸還里門。獨季留浙東。方折簡趣其歸。儻時會合。婆娑堂上。慰遲暮之餘日。斯足樂已。亦復何必如退之以釣樞在坐爲誇耶。于是名其堂爲四老。時兄養正。自權吏部侍郎。以集英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年六十六。泰定。自吏部郎中。以直祕閣。爲福建漕使。待次年六十三。余年六十。弟師是以文林郎。爲浙東鹽司屬。

官年五十八云。紹興十三年歲次癸亥六月朔記。

序

姚進道文集序

余頃客京師。與姚致道遊。因識其弟進道。與之語。詞氣脩然。絕出塵垢之外。若世之利害毀譽。無足以動其心者。余固已奇之矣。及見其詩文。一如其爲人。一日出橐一大卷。蓋日有所賦也。對景遇物。感懷遣興。風花之朝。雪月之夕。贈遺唱酬。操筆立成。若借書于手。興寄高遠。句律超妙。有老于文學。而晝窗夜燭。抽肝擢胃。苦心罷精。冥搜不能到者。若無所賦。則濡墨伸紙。隨意而書。亦復燦然有味。其言余以爲駒龍雛鳳。已具千里之駿氣。五色之奇采。會須跨康衢而翔煙霄。未可量也。未幾卒于京師。年纔三十。悲夫。下世之後。文字散落。致道訪親舊閒。篇搜句掇。得古律詩長短句。與夫雜書。僅成兩編。特平生之什一。且要余爲序其首。余曰。昔李長吉詩文。絕出筆墨畦逕間。卒年二十七。杜牧之嘗曰。使賀未死。少加以理。僕奴命騷可也。進道天才。何必減李協律。雖奇詭驚邁。差不類。而思致過之。少假之年。顧不下視屈宋輩耶。進道撰著甚多。而流傳者少。又不以壽終。皆與長吉合。嗚呼。天賦之才。而齎之壽。不可致詰者。古今所同也。詎知進道不坐凝虛殿。賦白玉樓乎。進道名毀。秀之華亭人。

秦楚材易書序

皇帝以天縱之聖。紹隆絕業。英規雄斷。視周漢宣光。不足擬倫。而勵精六學。緝熙光明。博綜兼該。尤邃于易。所以極深研幾。開物成務。範圍二儀之化。躋登中興。蓋有所自矣。聖學之餘。游意翰墨。寶跗揮灑。凌跨鍾王。又非前代帝王所能跂及也。敷文閣直學士秦公梓。頃以布衣游太學。嘗集朝士大夫共寫易書。或以字畫之工。或以名德之重。或以位著之崇。凡一百十八家。自大觀迄于宣和。幾二十年。而書僅成。然獨乾卦不輕以屬人。而士大夫亦顧避莫敢下筆者久之。後雖有以備數。蓋歉然不滿也。紹興十有三年。公既以儒學詞藻。被上眷知。視草禁林。勸講經幄。一日造膝有請。上欣然從之。于是雲章奎畫。鳳翥鸞迴。赫巍巍冠于篇首。羣臣盥手拭目。傳玩嗟愕。以爲四聖之書。而河圖之畫。眞復見于今日。且歎公與此書。皆千載之遇也。日月麗天。衆星滅沒。羣臣筆于卷後者。固莫能仰望清光。然名列其下。預有榮耀焉。公欲鑲之金石。以侈上賜。而傳不朽。屬爲鉉引。其敢以蕪陋辭。某竊歎自魯壁汲冢之藏一出。而漆書竹簡。不復見于後世。去古益遠。學者苟媮。而聖人之經。僅出于鬻書之肆。刊印射利。乃與傳記小說。巫醫卜祝。下里淫邪之詞。竝壽于塵閤。大抵捐數千錢。則巾箱五經。可以立辦。故士子于經。亦褻慢不虔。苟取名第。則委棄藉躡。黏牖覆瓿。炷燈拭案。不復顧惜。蓋得之也易。則用之也輕。而傳之也不久。凡以志于利而已矣。公識慮超世。服膺絕編。心明十翼之辭。神授三爻之畫。乃于窮陋未遇之時。罷精悉力。辦此奇事。更靖康變故之後。兵掠火毀。一簪不留。而以易書自隨。豈志于利者能之乎。神物護持。不至失墜。卒遭遇上聖。拜宸翰之寵。則得之固非易矣。潔靜精微之道。仰契聖學。日侍燕閒。啟沃贊襄。措諸事業。以幸海內。則用之

固不輕矣。勒之琬琰。墨本四出。人快先覩。且將什襲寶藏。以爲子孫無窮之玩。則傳之久。又可不問而知也。閏四月十四日謹序。

大陽明安禪師古錄序

夫功以漸修。道由頓悟。漸修匪易。頓悟匪難。一宿九年。非久非近。昔我世尊。憫佛子等。歷劫漂沈。周迴生死。開大法門。極力拯救。揩磨積習。令不退轉。垢盡明現。始見本原。猶在護持。然後純熟。今一世。人無勇猛心。及堅固力。口耳所傳。未證爲證。墮落虛空。無棲泊處。又有甚者。習氣未除。淫慾貪瞋。自謂無礙。流轉苦海。永無出期。由世導師。輕談空寂。遂令未學。迷真逐妄。不亦悲乎。大陽明安延公禪師。洞山玄孫。梁山嫡子。真得佛祖。所付心印。事理兼融。開遮自在。機鋒覲面。坐斷乾坤。至其出力。接引後學。惟恐學人。或墮邪見。防閑開譬。具佛慈悲。洞山以來。家風不墮。真歇老人。出示古錄。一語一句。具真實法。雖非卽此。可以傳授。亦非離此。而能證明。與近世師。繫風捕影。疑語後學者。異日道也。因書篇首。廣衍流布。所期學者。勿信口耳。不忽所易。不倦所難。端的不差。證無上道。紹興癸丑六月朔旦。東山居士序。

雪峯慧照禪師語錄序

慧照預禪師。提如來密印。坐大洪山孤峯頂上。轉大法輪。文字性離。言語道斷。超佛越祖。心如太虛。至于隨緣應機。接引調伏。如大醫王。對病與藥。金毛哮吼。百獸皆瘡。建炎以來。襄漢莽爲盜區。赤地千里。大洪屹然其間。豺虎環視垂涎。而不敢犯。道俗依師。獲免者。殆數千萬人。夫豈偶然也哉。余帥甌閩。始挽師來。

乾元繼主雪峯。與其弟了相後先。宗風大振。道價益高。門人以師前後言句示余。歎曰。昔聞丹霞瀆而不
及識。乃識其三子。師蓋嫡嗣也。次卽了住永嘉之龍翔。其季覺住四明之天童。一家三傑。皆爲東南大導。
師聞者奔趨。見者厭滿。所至坐下。常千餘衆。凡經印可。便爲叢林龍象。亦盛矣哉。慧炬所燭。昏霾自消。猶
且開方便門。以無說說。普度一切。無弦琴上。品就宮商。白玉田中。種成桃李。卽見與聞。而自悟入。豈無其
人耶。紹興八年。歲在戊午二月晦日序。

跋

跋唐子方林夫送行詩卷

唐氏父子。皆以論宰相南貶。高名勁節。冠映兩朝。夫潞公之功名。荆公之眷遇。非異時宰相比。而二公廷
諍凜然。不少回隱。蓋亦一門盛事也。當質肅公上疏。昭陵震怒。召執政示之。公辯論不已。樞密副使梁適
叱下殿。而辭益堅。潞公遜謝不已。獨留再拜言。臺臣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殆貶春州別駕。而御史中丞王
舉正。修起居注蔡襄。相繼救之。昭陵尋亦悔悟。改英州而罷潞公。且遣中使護送曰。毋令道死。不數月。起
監郴陽稅。尋倖長沙而復召用矣。嗚呼。昭陵之聽納。潞公之謝過。祖宗所以致太平者。可以槩見也。至林
夫之論荆公。于裕陵委已信任之時。越班叩陛請對。而亟言其非。亦難矣哉。始貶潮陽別駕。而荆公乃謂
唐某素狂。不足深責。遂授大理評事。監廣州軍資庫。其欲薄其罪。僅似潞公。而言則異矣。時熙寧五年秋。

耆舊往往皆去朝廷。莫有出力援之者。卒不復召用。而流落以死。尤可哀也。林夫之從姪遵。以其送行詩謝表等。編次而鑄之石。旣欲顯揚前哲之美。且傳示來世。飭稚昧于無窮。則遵之居官行己。必將無媿于其先云。

跋劉紹先詩卷

文武之士。互相觝排。文人則曰。兒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武人則曰。安天下。定禍亂。當用長槍大劍。安事毛錐子。蓋一偏論也。文武雖異用。皆不可不學。而將不知書。爲患尤大。古之謀帥。必以說禮敦詩爲賢。此孫仲謀所以諄諄于呂蒙也。劉君將種。以忠勇智略世其家。又能博采古名將事業。而歌詠之。意氣所期。蓋不在古人後。誠景慕力行。棄所短。用所長。必有以自表于世。劉君將赴官陝右。出示詩卷。要余志其後。因以勉之。

跋鄒舍人詩

古語有云。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踞。生而見教也。舍人鄒公。于其子筮仕之初。誨飭如此。都官奉以周旋。仕雖不達。而清德著于家。餘澤鍾其後。至道鄉先生。以讜言勁節。冠映搢紳。而子若孫。皆有萬石君之家法。蓋生而見之。世守其訓。莫敢墜失。遂躋登茲。念艱難以來。風俗頹替。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儻使家有此詩。人識此義。中興其庶幾乎。

跋丁晉公詩

故龍圖閣待制唐公仕章聖朝名德顯著載在國史丁晉公乃能深知于布衣時其人物之鑒過人遠矣詩句清麗有唐人風氣晉公雖不以名節令終要其所長亦不可貶也待制曾孫遵出示所藏聯句爲題其後

跋唐誥

唐太宗收右軍蹟至三千六百紙當時士庶家藏固亦不少故唐人多能書雖小夫賤隸下筆皆有可觀豈非去魏晉不遠鍾王遺蹟流傳尙多人人得所師承抑風俗慕尙莫敢苟作也耶武德告身殆非近世士大夫所能跋及況刀筆吏乎爲之一歎

跋宋景晉金剛經偈

無量河沙身須彌七寶聚布施獲福德不若信此經或書寫受持所獲更殊勝具茨老居士種無上善根游戲筆硯間成此大緣事今我得瞻覩歡喜同贊歎

跋唐千文帖

景晉所藏千文或以爲褚河南非也當是薛少保書凡闕五字曰世曰民曰秉曰治皆避唐諱則唐賢真蹟可以無疑而衡亦諱則少保避其曾祖道衡諱耳少保師褚河南又得外祖魏鄭公虞褚舊蹟刻意摹寫頗有典刑此書有膚肉差不類正書然艱難以來古蹟殆絕此書無一字剗缺當與夏璜趙璧什襲珍藏景晉乃摹刻諸石以永其傳且欲與好事者共之其賢可知

跋趙表之所藏江氏民表帖

定力堅決。故不退轉。慧觀照了。故不疑悔。古人用能成辦大事。況世間法乎。至于死生去來。殆猶戲事耳。約臺老人將寂。猶爲廣濟之民一行。其出于此也歟。諄諄于表之。蓋爲道也。

跋辛企宗所收名公帖

世人務收名公尺牘。第知藏多爲榮。間有非真蹟。而不暇辨擇。亦好事之過也。此軸甚富。無一紙贗。誠可寶云。

跋懷素帖

古人專一藝而無他好。乃能名世傳後。懷素正書、行書、非一。所傳聞自謂得草書三昧。殆由用志不分耳。使草聖不傳。天下後世。豈復知有懷素也。六一先生反以此譏之。豈浮屠氏之學。所在貶耶。

跋顏魯公帖

魯公剛正之氣。凜然于心。書法之妙。余平生所最嗜也。晚見此帖。尤天然遒勁。初若無意于書。而落筆自中繩尺。殆非學者所能到也。晉陵張子固題。

跋周君舉所藏山谷帖

山谷老人謫居戎、獒。而家書周諄。無一點悲憂憤嫉之氣。視禍福寵辱。如浮雲去來。何繫欣戚。世之淺丈夫。臨小得失。意色俱變。一罹禍辱。不怨天尤人。則哀呼求免矣。使見此書。亦可少婉也。紹興十年二月八

日。毘陵張某子固觀于會稽郡齋。

跋歐陽文忠公帖

六一先生學識文章節槩事業皆與日月爭光使尺牘不工人固藏之以爲榮而顏筋柳骨自不在古人後獨不以名世者蓋不足爲公道也世之操觚弄翰夸墨池筆冢以取名一時者其可同年而語耶

跋劉孝述司馬溫公帖

熙寧己酉春二月王荊公始參大政首定謀殺聽首之律吳興劉公孝述以御史知雜判刑部率同僚丁諷等封敕還中書至于再時論浩然歸重先司馬溫公嘗辨論幾數萬言廷臣以爲非者亦十七八于是御史中丞呂獻可并其屬請如刑部議卒莫能奪其故謀殺人而聽首天下至今疑之秋八月公又率侍御史劉錡錢顗極論安石專肆胥臆經易憲度驚駭物聽動搖人心以至曾公亮畏避固寵趙抃囊括依違反覆數千言又獨論中執法舉屬不拘秩任非祖宗法兼與治平手詔之意異故貶錡顗監當而劾公與諷等不奉詔之罪士大夫冤之上章救公如孫昌齡罷御史范堯夫罷修注溫公疏入不報諷等于是誣伏而公獨謂朝廷不當劾言事官卒不承乃貶知江州呂獻可首以論交石得罪氣燄熏灼不變則懼矣公復毅然曾不爲身謀賢矣夫溫公時在翰林申理不獲旣造公敍別又以手帖勞之實其年九月五日也語法而意篤其端方剛毅之氣親仁樂善之誠可以槩見于詞翰後六十四年公之孫嶠仲高提點福建刑獄出示此帖求志其後某念比年多故典籍殘缺國史所載世或不知幸此帖之存故樂爲天下

道也。溫公善隸。故楷法有隸體云。紹興壬子除日。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張某子固題。

跋司馬溫公趙清獻公帖

前輩至誠樂善。獎勵後進。不以名位自高。觀文正清獻二公與鮑君手帖。則後世恃才傲物。矜名位以驕人者。可少媿矣。鮑君以掾曹受二公之知。其賢于人者。可不問而知也。

跋了翁乞銘帖

竊觀夫請銘之書。詞情曲折。詳密懇到如此。其誰敢辭銘。字畫精勁蕭散。有蘭亭典刑。自應寶藏。以傳不朽。當不獨以名節之重。文詞之工也。

跋王摩詰畫

山水一變于吳道玄。李將軍父子。遂度越前輩。至摩詰尤爲擅場。張彥遠以謂人家所蓄。多是右丞指揮工人布色。在當時已如此。則今人所藏可知矣。疾風送雨圖。精深秀潤。未嘗設色。非有胸中丘壑。不能辦也。所謂雲峯石色。絕迹天機。顧豈工人能措筆耶。知音者希。真奇殆絕。臨本之獲厚幣。宜哉。使出真蹟。未必售也。爲之一歎。

跋章政平刺血上表乞父北還表後

士之爲親訟冤者有矣。刺血之詞。則未之前聞。故河中使君章公。孝愛天至如此。事雖沮格。而上章之明。

年丞相北歸。茲豈偶然也哉。囊封既達御府。後三十餘年。復歸公家。尤異事也。其子傑出以示余曰。此非止手澤。蓋遺體也。襲藏巾笥。猶懼遺逸。乃龜石而瘞之。先塋之側。且摹搨以傳不朽。念大觀間。公牧吳興時。余爲郡掾。受公之知。三復至于出涕。

跋龍眠渡水羅漢

余昔于孫叔靜家。見王摩詰渡水羅漢圖。與此纔小異耳。龍眠所作。蓋有自也。大士游行世間。方便接物。初無以異于人。奚必隻履騰空。一杯渡水。常作如此狡獪變化。以驚世駭俗哉。山谷以阿羅漢具神通。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便謂非王右丞筆。然則龍眠豈效尤者耶。

跋洪州西山十六大士

紹興乙未歲夏六月不雨。用邦人之請。迎致西山十六大士于黃堂。日修淨供。香華梵唄。極崇奉虔祈之意。閱半月。遷奉于總持寺。又半月而歸之。旱勢既廣。疑天數默定。雖仙聖亦不能違也。然始至之日。將歸之夕。皆微雨霑潤。亦隨緣赴感。聊答邦人之誠歟。

跋吳司諫命子名字所書

傳說躬畚築之勞。一旦位廟廊之上。輔成中興之業。若固有之。以所學素定也。司諫公所期于子者。學爲王者事而已矣。遇不遇。用不用。則天也。王儉乃字子以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不亦陋乎。

題後

題鎖樹諫圖後

嗚呼。以僞漢僭竊割據之小國。劉聰篡逆淫暴之虐主。賊殺不辜。如薤草芥。陳元達數批逆鱗。卒亦優容之。至以納賢名園。魏賢名堂。所謂盜亦有道也。劉氏私勅停刑。手疏切諫。與勸撲殺此獠者。亦有間矣。元達安貧樂道之高人也。一旦應聘而起。知無不言。卒亦死于非命。雖昧擇木之智。其忠于所事。賢矣哉。嘗怪士處明時。事賢主。履高位。噤如寒蟬。或至導諛以誤國。視元達宜有媿。豈非亂世有忠臣。聖主無諫諍。理固然耶。紹興甲子八月望日。書于建康郡齋。

題耆英圖後

某早衰多病。年過半百。而齒髮凋零。意氣頽謝。固將結廬荆溪之上而老焉。上恩不貸。復寘政地。早夜黽勉。圖報萬一。而後乞身。以卒區區之志。而未遂也。比得洛陽耆英圖。想見方外蕭散之趣。披翫不能去手。況文富司馬公。以元勳碩德。領袖諸老。一時勝集。遂度越樂天之會。嗚呼盛哉。竊窺典刑。歎慕之不足。既命工摹揭。復手筆諸公詩于卷後。以見志。紹興丁巳六月上澣。毘陵張某子固題。

題張表臣詩卷後

古之文士。多託事寄言。以發其意趣。騁其詞華。乃或夸而失實。張公子詞采逾茂。師友淵源。其來遠矣。東

坡追和淵明詩而發于夢寐。樂令所謂因也耶。其非寓言可知。

銘

銅雀瓦硯銘并引

銅雀瓦硯。王氏舊物也。去五十年而復歸承可。毘陵張某銘之。

其製則甕。其桓則石。其澤則玉。既潛而出。既獲而逸。既去而復。神其護持。不毀不墜。文字之祥。表于再世。

贊

余舊供觀音。比得蔣穎叔所傳香山成道因緣。歎仰靈異。因爲贊于後。

大哉觀世音。願力不思議。化身千百億。于一刹那頃。香山大因緣。愍念苦海衆。慈悲示修證。欲同到彼岸。受辱不退轉。是乃忍辱仙。抉眼斷兩手。不啻棄涕唾。歛然千手眼。照用無邊際。至人見與執。不在千手眼。向來棄去時。初無一毫欠。乃至以千記。我亦無贏餘。是故將示寂。還復本來相。猶如大虛空。雲電或風霾。須臾各霽止。太虛自寥廓。我今仰靈蹤。歡善發洪願。今生未喪世。誓願永歸依。更與見聞者。同登無上法。

畫像自贊

佩金章紫綬。而躬韋布之行。登金馬玉堂。而有山林之想。顧形槁木而心止水。豈丹青所能做也。